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聊斋志异》英译本对比分析

——以翟理斯和宋贤德译本为例

张雯琦

南昌工程学院

DOI:10.12238/mef.v8i5.11536

[摘要]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对翟理斯和宋贤德两位译者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两译本所处的生态环境,揭示翟理斯译本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播上的独特性,以及宋贤德译本在交际功能和文化适应性方面的优势。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比较,指出两者所传达的原著精神、文化内涵及其对目标读者的影响,并探讨翻译学的生态环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和交际的多维互动。

[关键词] 《聊斋志异》;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 翟理斯; 宋贤德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aozhaizhiyi*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Taking Herbert A.Giles and Sidney L.Sondergard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Wenqi Zhang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aozhaizhiyi* by Herbert A.Giles and Sidney L.Sondergard,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 two translations are situated, and reveals the uniqueness of Herbert A.Giles's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of Sidney L.Sondergard's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In-depth comparisons are made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pointing out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s conveyed by both,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target readers, and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mphasizing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conversion of language, but also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Liaozhaizhiyi*; Ecological Translation; Three Dimensional Conversion; Herbert A.Giles; Sidney L.Sondergard

引言

生态翻译学由学者胡庚申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主张翻译活动应关注语言、文化和交际的三维维度,认为生态环境论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1]。为了理解翻译者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选择和策略,本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翟理斯与宋贤德译本,展示各自不同的生态适应性、翻译策略以及独特的“生态环境”。翟理斯的译本在语言的流畅性和文化的表达上取得了一定的平衡,试图将

原著中奇幻色彩和细腻情感传递给读者;而宋贤德的译本则注重对原著文化背景的还原与尊重,保持文本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语境。两位的译本更能揭示翻译背后深层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1 生态翻译学研究综述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建构逻辑定位于三个关联互动的核心理念: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2]。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涉及文化和生态的复杂互动过程。生态翻译学关注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包括翻译者的主体性、文本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译对社会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翻译在大的环境背景之下对于翻译过程、原则、方法的掌握非常关键,采用的方法可以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着手。不同维选择性适应以及适应性的选择程度较高,那么便会获得较高的译文质量^[3]。

1.1 翻译学的生态环境。胡庚申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4]。生态翻译学不仅关注语言的转换,还强调文化的传递与交际的有效性,体现出翻译活动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翻译学的生态环境为研究翻译过程中的选择、策略与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和语言生态的影响。

1.2 “三维”转换。“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即依托“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准则,译者在翻译时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方面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5]。语言维涉及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语义、句法和语用方面的转换,翻译者需要在保持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文化维强调译者需深入理解源文化的背景与价值观,并在译文中适当融入目标文化的元素,以实现文化的有效传递。交际维关注翻译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交际功能,翻译者需要考虑目标受众的需求与期待,确保译文能够有效地与读者进行互动。

2 《聊斋志异》两译本的生态环境

2.1 翟理斯译本的“生态环境”。翟理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翟理斯的翻译风格独特,注重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同时又力求使其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的译本不仅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也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翟理斯译名为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引入了Chinese Studio来对应聊斋这个书斋名^[6]。此译本体现了丰富的翻译学生态环境,这一环境是由时代背景、文化交流和翻译理论等多重因素构成的。

翟理斯在处理《聊斋志异》中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描写时,强调了意译的重要性,力求在保留原文精髓的同时,使其易于被英语读者理解。他的翻译不仅关注语言的转换,更注重文化的传递,试图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魅力。这种方法有效地平衡了忠实与流畅,反映了当时翻译界对文化适应性和读者接受度的重视。通过他的译本,读者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故事,也能够潜移默化中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貌。

2.2 宋贤德译本的“生态环境”。宋贤德是当代著名的中国翻译家和学者,以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入研究和翻译而闻名,他在翻译《聊斋志异》过程中将现代汉语与英文相结合,努力保留原作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同时使其适应现今读者的理解需求,不仅关注语言的转换,还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传递给西方读者,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宋贤德版译名为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尽可能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直接音译为了Liao-zhai,选择将原版的中国文学呈现给西方读者,而没有采用“Studio”或“Chinese

Studio”,形式上更接近中国译者的版本^[6]。此译本所体现的翻译学生态环境,受到了当代文化背景和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强调原著的文化特征和丰富的历史背景,力求让读者在享受故事魅力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文化深度与复杂性。这种文化认同与传播的生态环境,使得宋贤德能够在翻译中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从而使得译文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翻译方法上,宋贤德的译本体现了当代翻译理论中的多元化和灵活性。他采用了动态对等理论,注重意译与直译的结合,以传达原作的情感和意境,对《聊斋志异》中丰富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以及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努力还原原著的魅力。在处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象征的词汇时,宋贤德也展现出其独特的翻译技巧,通过注释和解释,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化符号的意义。这种强调文化适应性的翻译实践,使得宋贤德的译本不仅是一部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促进了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欣赏。通过这样的翻译,宋贤德为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翻译学生态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聊斋志异》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更加顺畅与有效。

3 三维视角下《聊斋志异》两译本比较

3.1 语言维角度。张培基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7]。“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8]。《聊斋志异》作为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独特语言风格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翻译需要考虑原文的语言特色和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翟理斯和宋贤德的译本在语言维的处理上各有千秋,体现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风格。

例1:

原文:狐媚人心,常以此法^[9]。

翟译:The fox charms the hearts of men, often employing this method^[10]。

宋译:The fox seduces people's hearts, often using this trick^[11]。

翟理斯在其译本中使用了“charms”和“method”。“Charms”一词传达了一种较为中性的情感色彩,暗示狐狸的魅力和吸引力,同时“method”则具有一定的正式性,强调了狐狸所使用的技巧与策略。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古典气息。

宋贤德的译本则采用了“seduces”和“trick”。“Seduces”一词在英语中带有更为明显的诱惑和操控的含义,暗示狐狸的行为不仅是魅力的展现,更有一种潜在的阴险性。这种选择使得读者更容易感受到狐狸的狡诈与诡计,增强了句子的情感冲击力。此外,“trick”一词则更为口语化,带有轻蔑或玩弄的意味,使得整个句子在语气上显得更加活泼和生动。

另外,翟理斯的译本相对较为复杂,使用了“often employing this method”,这样的结构使得句子显得更为正式,符合文学翻译中对原作的尊重,这种复杂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信息的直接传达。宋贤德的译本则采用了简单直接

的表达方式, “often using this trick”, 使得信息更加清晰易懂, 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

例2:

原文: 欲报仇, 必先受辱^[9]。

翟译: To seek revenge, one must first endure humiliation^[10].

宋译: If you want to take revenge, you must first suffer humiliation^[11].

翟理斯的译本使用了“seek revenge”这一表达, 带有一定的正式感, 适合文学作品的语境。“One must”这种表述方式显得较为书面化, 给人一种普遍真理的感觉, 强调了对这一法则的普遍适用性。此外, “endure humiliation”中的“endure”传达了一种坚韧和承受的意味, 增添了更深层的情感色彩, 暗示复仇的代价和过程。

宋贤德的译本使用了“want to take revenge”, 这种表达更为口语化和直接, 容易让现代读者产生共鸣。同时, “you must”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方式, 使得句子更具亲切感, 直接与读者对话, 拉近了距离。使用“suffer humiliation”则强调了受辱的痛苦, 传达了一种更为直观的情感体验。

例3:

原文: 月明点滴, 疏影横斜^[9]。

翟译: The moonlight drips gently, casting slanting shadows^[10].

宋译: The bright moon shines, with shadows cast at an angle^[11].

翟理斯的译本中“drips gently”这一表达传达了一种细腻且柔和的意象, 赋予了月光一种如水滴般轻盈的特质, 增强了诗句的韵律感和美感。这种细腻的描写与原文“点滴”的意境相呼应, 展现了自然界的微妙变化。同时, “casting slanting shadows”有效再现了“疏影横斜”的意象, 形象地描绘了阴影的倾斜状态, 给人一种动态的视觉效果。这种表达方式虽然较为文艺, 但可能稍显抽象, 适合于对诗意较为敏感的读者。

宋贤德的译本则采用了更加直白和清晰的语言。这里的“bright moon”直接传达了月亮的明亮, 给人以清晰可见的画面感, 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with shadows cast at an angle”则简化了“横斜”的意象, 但通过“at an angle”仍然有效地传达了阴影的倾斜感, 使句子更易懂且富有现代感。

整体而言, 翟理斯的翻译更能体现《聊斋志异》语言中所蕴含的诗意和意境, 而宋贤德则显得更为实用, 体现了语言视角下的翻译风格差异。

3.2文化维角度。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 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译者在进行原语语言转换的同时, 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8]。《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和文

化背景。翟理斯和宋贤德的译本在文化维度的处理上各具特色, 体现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

例4:

原文: 彼之美艳, 岂非天上人间之绝配^[9]?

翟译: Her beauty is surely a perfect match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10].

宋译: Her beauty is indeed a match made in heaven^[11].

翟理斯的翻译“a perfect match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在强调美丽的同时, 更加突出了人间与天界的对比, 传达了古代中国对美的崇高理想和婚姻的神圣观念, 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对绝配的珍视。这种表达方式让西方读者能够感受到中国古代对美的追求与婚姻的重视。宋贤德的“match made in heaven”虽然同样传达了美好, 但较为简化, 未能充分展现出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深度。因此, 在文化维度上, 翟理斯的翻译更能够引导读者理解中国古代婚姻观的独特性。

例5:

原文: 夜深人静, 月明如洗, 似乎一切皆为幻影^[9]。

翟译: In the deep of night, with the moon shining brightly, everything seemed like an illusion^[10].

宋译: Late at night, with the moonlight washing everything, it felt like a dream^[11].

翟理斯的翻译选择了“everything seemed like an illusion”, 强调了夜晚的神秘与梦幻感, 符合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对夜晚和幻影的描绘, 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对梦境和现实模糊界限的理解。这种表达能够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中对自然与超自然现象的细腻感知。宋贤德的“it felt like a dream”虽然传达了类似的意象, 但“dream”一词在西方文化中常常更倾向于个人的主观体验, 缺乏了中国文化中对梦幻与现实交错的深邃理解。因此, 翟理斯的翻译更符合原文的文化内涵, 深化了读者对夜晚意象的理解。

例6:

原文: 人之为鬼, 非只为死, 尤在情也^[9]。

翟译: To become a ghost is not merely to die; it is even more about the emotions that bind one to life^[10].

宋译: To be a ghost is not just about dying; it is more about the emotions^[11].

翟理斯在翻译中增加了“that bind one to life”这一短语, 强调了情感在生与死之间的纽带, 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情感和道德的重视, 表明情感在生死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解读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深刻性, 也让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而宋贤德的翻译虽然准确, 但“it is more about the emotions”显得较为表面, 未能充分揭示情感与生死之间深刻的文化关联。在文化维度上, 翟理斯的翻译更能引导读者理解古代中国对鬼神与人类情感关系的独特看法。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翟理斯与宋贤德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差异, 翟理斯在传达文化深度和情感方面更为

细致,能够更好地引导读者理解《聊斋志异》中的文化内涵;而宋贤德则更关注文本的通俗性和易读性。

3.3 交际维角度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8]。《聊斋志异》中的翟理斯与宋贤德的译本展现了不同的交际策略。以下是三个具体的长句对比及分析。

例7:

原文:彼此相看,似有未了之语,然终究无以相诉^[9]。

翟译: They exchanged glances, as if there were unspoken words between them, yet ultimately, they could not express them^[10].

宋译: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as if there were words left unspoken, but in the end, they could not communicate^[11].

翟理斯的翻译通过“unspoken words”与“could not express them”强调了人物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心理冲突,传达出一种紧张的氛围,体现了原文中的情感复杂性。他的用词选择增强了情感的表达,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人物间的无奈与遗憾。相比之下,宋贤德的翻译虽准确,但“could not communicate”显得较为平淡,缺乏情感的深度和细腻的描述。在此例中,翟理斯的翻译在交际效果上更具感染力,能够更好地引导读者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

例8:

原文:若非此事,焉能成就今日之盛事^[9]?

翟译: If it were not for this event, how could today's grand occasion have been achieved^[10]?

宋译: Without this event, how could such a great occasion have come to pass^[11]?

翟理斯在翻译中使用了“grand occasion”,这种描述不仅传达了事件的重要性,还传达出一种隆重的语气,增强了文本的情感色彩,营造出一种辉煌的氛围。同时,“how could”这一表达方式也增加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强调,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事件的价值。相较而言,宋贤德的“great occasion”虽然同样传达了事件的重要性,但缺乏了翟理斯翻译中的情感厚度。此外,翟理斯的翻译在交际上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使其更深入地理解文本中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例9:

原文:此女乃天上之仙,何以甘愿下凡,与我共度此生^[9]?

翟译: This girl is a celestial being; how could she willingly descend to the mortal realm to spend her life with me^[10]?

宋译: This woman is a fairy from heaven; why would she willingly come down to live with me^[11]?

翟理斯在翻译中强调了“celestial being”这一描述,突

出了女性角色的神秘与高贵,同时“how could she willingly descend”传达出一种惊讶与不配的情感,增强了人物之间的隔阂感和关系的复杂性。这样的翻译能够更好地引导读者领悟角色的内心挣扎和对自身价值的质疑。相对而言,宋贤德的“fairy from heaven”虽然传达了类似的意思,但“why would she”显得更加直接和简单,未能充分展现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在交际效果上,翟理斯的翻译更具层次感,能够更加有效地引导读者对人物关系的理解与思考。

这三个例子强调了情感、文化和语境对翻译效果的重要性,翟理斯强调文化适配和情感传达,力求在交际中保持文化深度和丰富性;而宋贤德则更关注文本的可读性和直接性,试图通过简化和明晰的语言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聊斋志异》。

4 结语

通过生态环境的考量,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与交际的重构。翟理斯的译本在语言风格上承袭了传统,而宋贤德则更注重于文化的适配与现代语境的呼应。这两种译本在文化维度上各具特色,前者体现了对原作文化根基的尊重,后者则展示了对目标读者的理解与迎合。在交际维度上,翟理斯的译本可能更能传达原作的神秘感,而宋贤德则通过简化和调整,使之更易于被西方读者接受。由于学术水平的局限,本文的某些观点可能未能充分展开,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02):5-9.
- [2]胡庚申,王园.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定位、内涵与特征[J].外语教学,2021(6):1-6.
- [3]郑赛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J].散文百家(理论),2020,(11):132-133.
-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
- [5]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49-53.
- [6]刘俊作.《聊斋志异》翻译策略比对——以翟理斯和宋贤德为例[J].作家天地,2023,(17):70-72.
- [7]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 [8]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 [9]蒲松龄.全新注本聊斋志异:上[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10]Herbert A.Gil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trans.)(M).London: hos.de la Rue,1880.
- [11]Sidney L.Sondergard.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trans.)(M).California: Jain Publishing Company,2014,vol.1:9.

作者简介:

张雯琦(2000--),女,汉族,江西南昌人,学生,硕士,南昌工程学院,翻译。